

## 杨树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杨树,杨柳科杨属,全世界约62种,中国有57种,大致分为青杨、白杨、黑杨、胡杨、大叶杨5个派系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为小报约稿,拜见张中行先生,曾听他说起杨沫的妹妹白杨。当初,张先生因为不赞成她当演员,为她取了白杨这个艺名,用的是“白杨树下陈死人”的寓意,完全是一种恶作剧。

民间有“前不栽桑,后不栽柳,迎门不栽鬼拍手”之说,这鬼拍手就是杨树。庙堂与民间,从来都相通,杨树与不祥结缘,很可能来自历史久远的诗词歌赋。

唐代常建的《古意》:“牧马古道傍,道傍多古墓。萧条愁杀人,蝉鸣白杨树。回头望京邑,合沓生尘雾。富贵安可常,归来保贞素。”同代的赵微明又有《相和歌辞·挽歌》:“寒日蒿上明,凄凄郭东路。素车谁家子,丹旌引将去。原下荆棘丛,丛边有新墓。人间痛伤别,此是长别处。旷野何萧条,青松白杨树。”

其实,杨树在当代人心里,好意远比恶意多。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,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。

杨树速生速长,是用途很广的木材,胶合板、纤维板、卫生筷和很多包装板原料都来自杨树,我国杨树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一。乘车外出,大平原上闪过的村落,大都淹没在白杨荫里。“风里麦苗连地起,雨中杨树带烟垂。”在叶当过公安局长的黄庭坚,一千多年前就写出了今人眼中的景象。

记得十五六岁的时候,上级要求广栽杨树,责任到人。扦插育苗,选种枝要求条直不分杈。我不会上树,去东乡找四舅舅。他把小钢锯别在腰里,带着我十里八乡跑了一天,采下腰粗一大捆。二十岁那年,家里盖了新瓦房,我自己住一间,可惜没桌也没床。正发愁,中秋节走舅家,四舅舅正在打家具,槐木桌子、杨木床,满院刨花儿香,我眼馋得连饭都忘了吃。聪明得眼睛会冒气儿的四舅舅知道我看上了他打的家具,啥也没说,几天后上完漆,就把六尺宽的新床和两抽桌、脸盆架拉到我家里来了。后来听说那是他准备说亲用的,却被我这个不懂事的外甥女白抢占了。

四舅舅年过四十才娶了四舅

母,如今两个女儿一个是种田专业户,一个大学毕业当了幼儿教师。四舅舅年过六旬,还在县城里当花工,家里也种成了花园子……

杨树的另一种温暖,是对一颗日渐疲惫的心灵的抚慰和滋养。

大儿子高考那年,我的工作一天十几个小时。周末孩子回家,除了做好吃的,就是陪他放松。实在没时间,母子俩就去马路对面的林场里看树听风。有月亮的夜晚,坐在那排白杨树下,什么也不用说,人就被泡软洗透了。在那排杨树上,风吹出天籁,月光摇下银子般的清亮。

孩子上大学走了,我对杨树有了别样的依赖:劳累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,去靠在高大的杨树身上,仰头望树梢,风动叶流响,不多时,心里的沙尘就被淘洗一空……

《本草纲目》有毛白杨树皮煎汤止痢的记载,且对慢性气管炎,骨肉瘤有疗效。

杨树是树中的清逸公子,身如玉,子似雪,随风飞起半城絮,却不像法桐树的果球,碎落时,伤眼睛。

## 从晨跑开始

◎吕冠兰(河南洛阳)

我有晨跑的习惯,断断续续已经坚持了五年。

早上五点五十分,闹钟响起,我起床穿衣后,将黄豆、杂粮放在豆浆机里研磨,然后出门跑步。我会围着小区广场慢跑十圈,快走五圈,锻炼半个小时后回家做早餐。

偌大一个小区,早上锻炼的并没有多少人。最准时的是一帮跳广场舞的阿姨,还有一对打羽毛球的中年夫妻,然后是两三个经常走路的老太太。年轻人不多,少年儿童几乎没有,并且,出来锻炼的大多是瘦子,胖人不多。

这些锻炼的人很有趣。有一个阿姨,一开始和人打羽毛球,后来又改打乒乓球。她的特点就是话多,无论打羽毛球还是乒乓球,在跳转腾挪之间,还能滔滔不绝地说话。时间久了,她家几口人,都干什么工作,家里最近发生什么事,我都了如指掌。有一位大爷,看样子是一名老干部,他每天衣着笔挺地在广场上散步,见到熟悉的人就站住和人家打招呼。有两个中年男人,经常结伴出来散步,他们像是一个企业的,聊的也是企业里的那些人和事。其中一个,仿佛把什么都看透了,却又总是愤愤不平。也许,很多时候,人们出来锻炼,并非只为锻炼,而是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。

有些人,有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他们,可是之后却再也见不到了,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这时,你就发现,锻炼这种事儿,坚持到底真的很难。就像我自己,总能为不去跑步找到借口。早上醒来,听见外面在下雨,就会愉快地想,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。有时候,头天晚上友人来访,聊得欢,睡得晚,实在不想起来,于是就偷偷告诉自己,就这一次,明天一定早起,可是明天还是起不来。有一天不想起来,就会有两天,有两天就会有三天。后来,我告诫自己,一定要坚持,哪怕风再大、雨再大,必须起床跑步,于是,便咬牙坚持着。时间一长,形成了生物钟,那个点自动醒来,快速起床出门跑步。如果哪天没跑步,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。

根据我的了解,发朋友圈说自己在跑步的,其实坚持不了多久,相反,那些默默锻炼的人很少发朋友圈。说到底,锻炼,是一个人的运动、一个人的成长、一个人的战斗。没有鲜花,没有掌声,无人喝彩,只有自我鼓励、自我激励。哪段时间偷懒了,我就狠狠地批判自己;哪段时间坚持得好,我就在心里为自己点赞。

这就像人生,我们行走在漫漫的人生路上,终究是孤独的。无论做人还是做事,都是自我鞭策,都在独自成长。正如曾子所说,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时时自省,处处自查自纠,遇到问题解决,发现问题纠正。解决不了就放下,纠正不了就暂时抛开,等待能够纠正的那天。不纠结,不消沉,不偷懒,不放弃,心静如水,斗志昂扬,这样的人生又怎么会烦恼重重、伤痕累累呢?

就让一天从晨跑开始,正如一生要从今天出发。

## 难忘红薯面

◎孙书贤(河南平顶山)

清早出门,一阵清脆的“红薯面条,纯正的乡村红薯面条”叫卖声让我喜出望外,怀旧的我跑上前去,不惜高价买回一兜。

娘见我带回了红薯面条,笑着说:“好些年没有吃红薯面条了!”我兴致勃勃地剥了葱,切成葱花,撒上少许盐、生抽、五香粉等调料入味,再配以炒芝麻、花生仁、蒜瓣、十香在蒜臼里捣碎,倒入少许水、香醋、香油调成汁。锅里倒油,煎了微焦嫩黄的鸡蛋皮,配上碧绿的黄瓜丝。娘笑着说,这顿红薯面条肯定好吃!

黝黑光滑的面条在沸腾的锅里滚三滚,用笊篱捞出来过凉水,倒入备好的调料,舀上一勺芝麻酱和辣椒油,搅拌均匀,色香味俱全的红薯面条上桌了。爹和娘吃得津津有味,直夸我手艺好。炎炎夏日难挡这香辣爽口的红薯面条的诱惑!看着娘脸上的笑容,我的思绪回到了难忘的童年。

那时候,家里细粮少,红薯面是全家人的主粮。秋后,爹和娘把收获的红薯用擦子擦成红薯干,均匀地晒在麦地里,白茫茫的

一大片。红薯干不能淋雨,只要天一阴,就全家出动“雨口夺粮”。记忆中,不知道有多少次三更半夜去地里,打着手电筒迎着细雨雨点抢拾红薯干。

红薯干磨面前得淘洗干净,拉到磨坊用电磨磨。简单的红薯面,娘可以做出不同的“盛宴”。最常做的是红薯面馒头,热腾腾的馒头黑得发亮,吃着甜津津的。为了给我们打牙祭,娘还会隔三岔五用红薯面炕油馍。还有用红薯面做“蛤蟆蝌蚪”,热水揉面,用刀削成短短的面条,出锅后浇上蒜汁,真像一碗“蝌蚪”,我们吃得也不亦乐乎。最让人眼馋的是有客人时,娘会用白面和红薯面揉成外白里黑的面中面,蒸成花卷馍。

日子在岁月静好中流淌,转眼进入了上世纪80年代末,小麦面悄然成了家里的主粮,红薯干也退出了历史舞台。那年春,娘蒸了最后一次红薯面馒头,向艰苦的日子告别,告诫我们不要浪费粮食,要惜福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家里早

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白面馒头也不是当年的稀罕物了。相反,玉米糝、红薯面又成了餐桌上的高档美食。有几次去乡下吃饭,发现客人们置鸡鸭鱼肉于不顾,桌上的一盘红薯面条却很快被一扫而光。

前几天,与友人相约去空山洞游玩,遇到一个专门出售红薯面的农家,朋友欣喜不已,把老人家里的一袋子红薯面全买走了,分给相伴的朋友尝鲜,还说要当礼品送给亲戚一些。

回到家,我用朋友送的红薯面炕了三个油馍,看儿子吃得津津有味,我就给他讲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,借机给他上了一堂“忆苦思甜”课。

儿子满怀好奇地听完,问我:“爸爸,咱以后能经常吃上这红薯面油馍吗?”

儿子的话,让我陷入沉思,生活需要调剂,再好的风景看惯了就淡了。美味佳肴也不过如此,吃多了也抵不上一碗红薯面条!岁月静好,幸福来之不易,且行且珍惜。